

第一章 大魚落酒缸

他又作夢了。

夢回十二歲那年，正準備淨身成為「童監」的……彼時。

進行閹割的小屋就像為了讓蠶卵化成蟲而生火保持溫暖的蠶室，密不透風中，燭光顯得昏幽幽。

既暖熱又昏暗的小室裡，被強行灌下好幾口烈酒的男孩腦子開始感到混沌，下意識想掙扎，但早已餓到四肢無力。

男孩這一年甫滿十二，親生爹親頗有文才，年少時就成了秀才老爺，無奈天生體弱，在男孩七歲上便已病逝，留下孤兒寡婦。

年輕秀美的寡婦為了二婚選擇淨身出戶，把秀才丈夫的微薄家產連同親生骨肉全交由孩子的伯父伯母照看。

這是個艱難的世道，邊境戰火頻起，國內民心動盪，活著已是不易，自家的親生孩子僅能勉強養活，哪還有餘力再去關照別的孩兒？即使這個「別的孩兒」實屬同宗同族同個房頭的親姪兒，亦是額外的負擔。

伯父伯母一開始願收養他，是否為貪爹親留下的那一點點家產？他實也弄不清了。伯父一家就養著六個孩子，幾輩子的人都往那一畝三分地裡搗騰，拚命折騰出來的也就那一點點糧食，能咬牙把小小的他養到十一、二歲，也足夠了。

能被選中、被賣進宮中當差，對他與伯父一家子而言絕對是天大的翻身之機，捫心自問，他並不怪罪伯父伯母替他挑選這樣一條路。

畢竟命苦。

命苦，就認命受著，在爛命中盡可能拚得一瞬燦爛，此生便也不虧。

只是啊，若想順利走好，承受住一切順勢翻身，就必須闖過眼前的鬼門關，這一道名為「閹割去勢」的鬼門關。

整件事還算得上考究的一點，是他們挑選一個好日子，然後把等待淨身的孩子們一個個關進個別的小室中。

男孩早已自行清理過大小便溺，被鎖進小室禁閉三天，這三天除了少少幾口清水用以續命外，絕不能進食，此舉是為了避免閹割之後有排泄穢物沾染術後創口，致使傷處惡化危及性命。

但男孩好餓。

他，路望舒，好餓。

餓得沒力氣掙扎，而事到如今，也不該再費力掙扎的，不是嗎……

木板檯上，他的手腳被綁得結結實實，活像一個「大」字，雙眼被黑布蒙住，下身赤裸。

有人抓牢他的頭髮、按住他的腦袋瓜和肩膀，還有人壓著他的腰部，死死將他固定。

「這是自願淨身嗎？」刀子匠的問話聲響亮得近乎嚴厲，震得他因飲烈酒而發脹的耳膜又一陣鼓動。

他不記得自己有無答話，但夢中那個男孩應聲了。

於是刀子匠厲聲又問：「若是反悔，現下還來得及！你可是反悔？」

男孩未悔。

刀子匠像在對天地宣告般道：「好！那麼，你斷子絕孫，與我無關！」

一刀揮落，呼聲淒厲，那衝喉而出的叫喊從夢境接回現實，平躺在榻上的人猛地張目坐起！

夢醒。

「呼……哈喝……哈喝……」噴氣般的喘息一陣一陣，路望舒垂著頭、一手扶額，額上冷汗輕佈。

「督公，出了何事？」菱格紋門扉外，夜中留守的屬下傳來詢問。

「無事。」幾下呼吸吐納很快穩下氣息，路望舒尋回清冷語調，夢中那太過真實的劇痛被徐徐按捺下來。

落在他胯間的那一刀，到得如今已過去整整二十年，即使肉體真覺疼痛，不過是可笑的幻痛罷了。

畢竟感覺疼痛的地方早被閹割切除，那傷口處結痂了，暗紅的痂早已脫落，化成的傷疤小小一個，偶爾不經意垂目一瞥，只覺那癒合生成的部分彷彿是一粒殷紅熟透的小果實，突兀地烙在他兩腿之間。

不痛了。老早就……不痛的。

再次深深吐納，藉著透進窗紙的月光，瞥了眼放在角落那個計時用的大沙漏，估量著應是丑時剛過。

他本就淺眠也不容易入眠，此際驚夢驟醒，要他再倒頭睡下根本不能夠。

起身穿衣，套上官制的厚底錦靴，略頓了頓才抓來衣架上的暖裘披上，拉著兩條細帶在頸子前輕繫一結，徐徐推門而出。

守夜的兩名小內侍見聞動靜，表情難掩驚疑，不禁傻傻問出——

「離早朝還有一段時候，皇上那邊也沒動靜呢，督公不多睡睡嗎？」

「督公莫不是肚餓了，這才睡不著嗎？」問出這話的同時，小內侍的腹中突地響起一陣「咕嚕嚕」的飢餓聲響。

路望舒垂目清冷一瞥，守在房門兩側的一雙小內侍登時驚嚇跪地，叩首瑟瑟。

「督公饒命、督公饒命啊！」

「是小的多言了！求督公饒命！嗚嗚……」

路望舒自認本性並非狠戾之人，但在宮中打滾這麼多年，從一個任人差遣打罵的小童監爬升到今日足以操控內外廷的地位，狠戾之名早烙印在他身上。

盛朝內廷設有十二監，有司禮監、內官監、尚膳監、尚衣監等等，各監各司其職，他正是這十二監的總領事提督太監，不僅司禮監錦衣衛聽命於他，更因深受少年皇帝所信賴，委以重任，歷代以來直屬君王、負責密探事務的暗衛亦歸他所管。論武藝，他算不上頂尖，但論心計籌謀，他實有顛覆朝野之能耐，這些年，朝堂上那些所謂的士大夫們參他、罵他的折子多到能堆成山，沒礙著他的，他懶得理會、儘可放過，但那些沒長眼擋他道的，以怨報怨方為正理，他並不介意雙手沾染血腥。

他絕非壞人，只是一個想在這飄散腐朽氣味的宮中，讓自己過得舒心些的人罷了，想看看拿到一手爛牌的他，最終能玩出什麼花樣來。

「起來。」聲音難辨喜怒，他舉步便走，把兩個小的留在原地。

路望舒一腳才跨出明堂內院的葫蘆型拱門，一名模樣清秀的少年太監朝他大步而來，恭敬一禮。

「師父……」袁一興今夜負責議事書房留守，應是得知內院這兒有狀況才匆匆過來，見路望舒這一身齊整，向來機靈的他不禁推敲問：「師父這是要出宮……跑馬？」

路望舒嘴角微抿，步伐未停，「出宮走走。」

已過而立之年，按理早該廣收徒兒以防老，然路望舒眼界甚高，內廷每年新進的童監、少侍何其多，眼下也僅收了袁一興這個大徒弟。

「那徒兒立刻喚人為您備馬，再派幾名司禮監錦衣衛跟上……」見師父抬手表示拒絕，袁一興的話音陡止，似覺得不妥又道：「要不，興兒陪師父您出宮走走？」

「不必跟來。」

路望舒語調並不嚴厲，但威壓無形，話一出口就讓袁一興乖乖定在原地，只敢目送著他走遠。

官拜正一品內廷總領事提督太監，路望舒在宮外除了有聖上恩賜的私人宅第外，在宮內亦有獨屬於他的大院落。

不過當初他所求的宮內院落求得有些妙。

按理，皇上都大袖一揮由著他隨便挑選了，任誰都知得選個離天子最近的住所方為正理，偏偏路望舒不這麼幹，他的宮內所居不僅遠離皇上的乾元宮，甚至比奴才們的僕房更加偏離皇宮的中心。

他在宮中的院落距離皇城的外城牆僅有一道宮門，一踏出，便是人間百態。

用不著出示御賜的通行鐵牌，守門的禁衛軍立時為他打開宮鑰，任他出宮。

短短兩刻鐘不到，連一盞照亮腳下的燈籠亦無的男人熟門熟路鑽進某條小巷，在裡邊又彎又繞，最後翻身過矮牆，進到一座再尋常不過的小四合院內。

果如他所想，這時辰院落裡的灶房已透著燭光。

天未亮便起身和麵糰、擀大餅的老漢身影出現在灶房中，他手中忙活兒，邊側首與蹲在爐灶前生火的另一名矮胖老漢說笑。

突然，像察覺到什麼，老漢擀餅皮的手一頓，臉上的笑也收起，透過敞開的窗靜靜望了來，眉間微皺了皺。

「是……是小路子來了呀！啊、啊——不對、不對！瞧咱這張笨嘴——該打！」負責生火的矮胖老漢率先反應過來，一張嘴搶快便道，隨即驚覺自個兒喚錯稱謂，抬手便左右搥了胖頰兩記，忙改口，「是路督公大駕光臨啊！」

路望舒面無表情，微微頷首權充回應，下意識朝灶房跨去幾步，那擀餅皮的老漢已擱下手中什物從灶房裡走出。

「……師父。」路望舒喚聲輕啞。

老漢抓起圍裙擦拭著掌中的麵粉屑兒，灰眉輕蹙，頓了兩息才道：「都說了，小老兒不是路督公的師父，以前不是，如今亦不是，一直都不是，督公這一聲喚，小老兒著實承受不起。」再頓了頓，表情顯得凝重且嚴肅地說：「住在咱們這座四合小院裡的，全是再低下不過的人，路督公好自為之，別再動不動就往這兒來，對您沒好處的。」

不請自來的修長身影停住腳步，一時間靜默無語。

「督公請回吧。」老漢直接下逐客令。

那張俊秀面容未現半分波瀾，路望舒抱拳徐徐一拜，從容道：「此時登門拜訪確實突兀了，下回會再尋個適當時候過來探望，師父……您保重。」

他離開時仍選擇翻牆而出，沒費事去拔門開門，然尚未走遠，矮牆內響起的交談聲已清楚落入他耳中——

「咱家這位清田老哥哥啊，您這又何必？這是何必？」胖老漢壓低問話的嗓音簡直氣急敗壞。「這大盛朝不論內廷或朝堂，多少人想跟小路子攀上關係您知不知道啊？老哥哥您倒好，竟連句『師父』都不給喊，連張烙餅子也不請人家吃吃，每回徒弟上門探望，您板著老臉就把大貴客趕跑，您沒事吧您？」

「都說了，咱與他並非師徒關係。」魯清田再次強調。「當年在內廷宮中是因出了意外，受他要脅，才不得不傳授他一些雜七雜八的伎倆，哪來什麼師徒名分？」一頓，語氣更低的說：「……真要想想，他當年不過是個入宮不到三年的小小少侍，十四、五歲的孩子罷了，模樣還沒長齊全呢，逮著機會竟曉得緊咬不放，把咱一個在宮中混了三十年的老人制得死死，這般手段，這般心性，咱可沒膽子也沒那臉皮被他稱一聲『師父』。」

胖老漢沒好氣道：「他要是沒拿老哥哥您當師父看，依您這矯情程度，都不知讓咱們死幾回了？老周哥哥、您、樊三兒，加上咱小春肆，咱們當年同在宮中當差，幹了數十年仍是幹那些最低賤的忙活兒、髒活兒，沒手段沒門路的，怎麼也蹭不到貴人身邊去……」

「春肆你淨說這些幹什麼？如今咱們都順利出宮，能有不一樣的活法……」

「是啊、是啊……都出宮了，能活得有滋味些，咱們四個六、七十歲的老傢伙還能聚在一起過活，無根浮萍有了落腳為家的可能，全拜小路子……拜他路督公的安排和周全，京城居、大不易啊，若無他的照看，咱們老兄弟幾個病的病、廢的廢，豈能安居？還以為天天擀餅皮、烙大餅擺攤，能賺足了給老周哥哥治病的醫藥錢啊？」

「話雖如此，但春肆啊，咱只是……」欲言又止，最後靜默下來，似有歎息融入夜色。

牆外的這位所謂的「大貴客」沒再凝神去聽，怎麼來的就怎麼回去，在猶然沉睡的帝都城蹣跚獨行。

今夜的出宮走走近似「信馬由韁」，一開始毫無目的，但下意識的驅使令他雙腳有了方向，一走走到了當初安置師父以及幾位宮中老人的四合院落。

稱對方一聲「師父」……確實是他一廂情願。

十五歲那年，身為小少侍的他藏在暗處目睹時已年逾四旬的魯清田殺人，殺人之技無比奇特，無須親自動手，而是絕對的「誘殺」。

更重要的是魯清田誘殺的對象——

他殺了當時的東宮太子，那是當朝皇后甄氏唯一的親生兒子。

殺得好！

那位東宮太子本就不是什麼善茬兒。

在他這個十五歲的小少侍眼中，太子擁有兩張面孔，在自己的父皇和母后面前是一個樣兒，私底下又是另一個樣兒，道貌岸然、心性兇殘，被弄死了，那很好，即便親眼目睹一切，他也不會多嘴。

但偏偏見識到那誘殺的手段。

十五少年怎麼也想像不到，一個被困在內廷深宮數十年的侍人，如此不起眼，那面容和身影彷彿早已融進這後宮之中，讓人記不住，也絕不會讓人想再多瞥一眼，卻是這樣的人，可以有能力除掉高高在上的真龍血脈而不會引起丁點懷疑。

魯清田唯一的失策是下手時被他全程窺見。

想學，太想太想，所以他大膽要脅魯清田，用很多魯清田所重視的人的性命作為要脅，當中就包括如今一起住在四合院落中的那幾位老太監。

他自問待魯清田不薄。

當自己逐漸走入貴人們的眼中，漸漸掌握權勢，魯清田那一干地位低下的老太監們便讓他從深宮中擇出來，並安置在宮外近處方便照看。

什麼師徒恩義的，真算不上吧，但可笑的是……從夢魘中驚醒的今夜，他兩條腿竟直接將他帶到巷底的那處四合院，好像無聲在說，那種揮之不去的驚懼與憾然，唯有他們這種「同類」才懂。

魯清田在那座院落中尚有幾位過命相交的摯友，反觀自身呢？

爬得越高，手中掌握得越多，高處不勝寒，他路望舒的身邊……嗯，也還有自身的影子一道。

嘴微抵，勾起半邊嘲弄笑弧，那抹冷淡的弧度露出不過一息，薄唇驟然扯平，他眼底陡生寒光如刀鋒閃掠！

颼、颼、颼——三把暗器破風疾至，他避得已然夠快，左頰仍被橫向劃開一小道，皮開，肉未綻，僅血絲溢出，鼻間立時漫進甜甜香氣。

這異香……暗器有毒！

路望舒不敢大意，矮身一閃將自己藏匿在某道石牆所形成的黑影下，凝神觀察。

一雙目線迅速挪移，或近或遠、上下左右，短短幾息間已在清夜中辨出蟄伏在屋簷上、轉角巷弄內的好幾道影子。

他內心冷冷笑開，無聲笑音盪開圈圈漣漪，既涼薄又狠戾。

朝堂與內廷中欲取他性命的人怕是多到數不清，仇家實是多了去，而今夜他因驚夢難眠才臨時想出宮走走，不願有誰跟在身邊煩心礙眼，倒是為各方刺客們創造了最佳的刺殺時機。

察覺有殺氣從身後逼近，他反身徒手空拳與對方搏鬥，在看不清對方模樣的暗處凌厲過招。

忽地一記空手入白刃，他奪下那人兵器並反手一撩，聽見呼痛聲的同時，溫熱鮮血濺上他的面龐。

先前躲得再隱密都無用，一聞動靜，其他刺客便會朝這兒集結出手，所以得移動位置，必須在暗中快速且安靜地移動，他很有自知之明，以自身的武藝絕對無法一口氣對付那麼多殺手。

想要他死嗎？

那他還真不能乖乖就範！

在暗巷中移動再移動，就在一處陰影下稍作調息，然後實在不知道事情是如何發生，他背部緊貼著的那面牆突然不見，他頓失重心，瞬間整個人往後跌。

不！不是跌倒而已，他是掉到一個陷阱中！

「啪啦」一聲響，頂端有個像蓋子的玩意兒當頭罩落，一切光源驟然被絕斷。

他被逮住了，困在一個圓圓的空間內，像似被關在一個……嗯……底寬口窄、肚能容人的大酒缸裡？

酒氣甚烈，醇厚的濃香一下子鑽入口鼻、滲進脾肺。

在飲酒上他雖稱不上海量，但一口氣灌個小半罈烈酒尚不能奪他意識，怪的是這大陶缸裡留存的酒氣，究竟是何種酒？竟才嗅聞了幾息就夠讓他腦袋瓜暈乎乎？已分不清是酒氣薰染抑或中毒之因，他僅能攥緊餘下的幾絲清明，試圖擊破酒缸，但掌勁未出，缸子卻猛地滾動起來，似有一條不斷延伸的軌道，大陶缸沿著軌道螺旋向下，滾得他七葷八素。

不知缸子何時停頓，亦摸不清已過去多久時候，頂端突然「破」地一響，酒缸蓋子被驟然揭開。

管不得姿態是否狼狽，他想也未想蓄力竄出！

情勢渾沌，求生的本能令他一掙脫囚困就一滾再滾倒在某處牆角，雖匍匐在地一時間難以立起，亦頗有負隅頑抗的意味，一雙眼更似淬了毒，狠狠盯住近在眼前的敵……敵人嗎？

入眼的景象與他所想的差別未免太大！

首先，他很明顯是處在一處酒窖中。

大大小小的酒罈擺滿四面牆上的條架，一個個及人腰高的大酒缸則齊整排在鋪滿乾草的地面上，空出的地方已不算寬敞，那個裝著他滾落下來的陶缸就橫躺在那兒，離它不到兩步之距的地方蹲踞著一名年輕女子，一個四、五歲大的女娃子正挨在她身邊。

她們定定望著他，兩雙眸子瞬也不瞬，似被他瞬間竄出陶缸之舉驚住。

怎地回事？眼前的一大一小……真是想置他於死地之人？

女娃子突然一個眨眼，瞳仁兒滴溜溜的。「……姨姨，偷咱們酒喝的，是他嗎？姨姨開了機關要逮偷兒，然後他、他掉進大缸裡滾下來了。」

她奶聲奶氣，以為自個兒說的是悄悄話，實則非也。

姜守歲也回過神般一個眨眼，眸底幽光輕掠，並未刻意壓低聲量地說著「悄悄話」，答道：「姨和小苗兒確實逮到一條大魚，但這條大魚是不是來偷酒喝的，還得再瞧瞧呀。」

「大魚嗎？」小小姑娘元苗苗歪著可愛的腦袋瓜兒，嘟嘟的小嘴抵著自個兒的一根食指，望著角落那人，忽地歎了口氣。「可他不是大魚啊，他嘛……唔……是、是大叔！」找到再適當不過的形容，於是小臉蛋漾起笑。「是長得很好看、很好看，比姨姨還要好看的大叔呢！」

「小苗兒覺著他比姨還要好看嗎？」姜守歲眸光直勾勾落在他臉上，似認真評估著，最終頭鄭重一點，認同女娃兒的評語。「嗯，小苗兒說得沒錯，人家確實長得很好看，眼睛是漂亮的鳳眼，眼尾一挑比什麼都撩人，搭上兩道英挺的劍眉，眉目間顯得柔中帶剛、剛中透柔，實耐人欣賞得很，欸欸，好吧，總歸人比人能氣死人，不想被氣死，姨這回就乖乖認輸了。」

元苗苗很快安慰道：「姨沒有他好看，但苗兒最喜歡的還是姨姨。」

她笑了，摸摸孩子的頭。「乖寶兒。」

這一邊，路望舒卻是眼角直抽，心頭火驟竄。

上一個敢當著他的面、說他長得比女子還要好看的人，墳頭上的草早都生到天邊去了，眼前這女娃兒莫非沒半點眼力勁兒，感受不到他凌厲的注視和殺意嗎？竟隔著幾步之距衝他咧嘴笑開？

還有那名女子，竟那般不矜持，瞬也不瞬直視著他便也罷了，還論起他的長相！混帳！真不懼他嗎？

為何不懼？

他隨便一個眼神就能令大小官員低首，令底下人匍匐於地，眼前這一大一小的姑娘家憑什麼例外？

等等！莫非原因出在他身上？

難不成他以為自己正擺出一副狠戾的面孔，雙目寒光迸發，令人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卻未察覺暗器上的毒素再添上無端濃烈的酒氣，已消磨了他臉上、身上所有的銳利？

那現下的他……是何種神態？

他一掌撐地試圖站起，尚未將身軀打直，腿一軟又單膝跪地。

女子的嗓音徐徐響起——

「你嗅入的是『聞香墜』的酒氣，小店釀的這款酒光憑酒香都能醉人，所謂『三息醉、五息睡』，你被封在酒缸中足足超過十息，最後還能自個兒竄出來，實在挺出人意料。」略頓，似帶輕歎。「不過還是奉勸督公別逞強，都站不穩了，若真跌倒受傷那可不好。」

她稱呼他「督公」！

這女子知曉他的身分！

路望舒頸後一涼，老實說已許久未有這種感覺，宛若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，而自身毫無反抗能力。

他大口喘息，暈眩感越來越嚴重，最終意識模糊，頎長身軀驀地往前栽倒。
但好像……沒有趴倒在地。
有誰過來撐住他，那人靠得極近，輕柔的布料、軟軟的肩頭、軟軟的頸窩……散出好聞的甜香，似染了酒氣的花……
不對！不對……這肩頭和頸窩的主人，眼下除了那女子還能是誰？
他就要死在她手裡了！
只須拿刀輕輕往他頸項一劃，一切便灰飛煙滅。
沒想到，他路望舒會把命抵在這兒，被一個彷彿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女子給了結。
在完全喪失意識之前，軀體最後的感覺是渾然一震，因那屬於女子的綿軟氣息撲面而來，著實離他太近——
「督公就安心下來，好好睡上一覺吧，外頭那些人尋不到你，今夜你也就安全了。」

他身在何處？
為何會醒在這樣一個陌生所在？
啊！等等！他記起來了，記起自己的惡夢和率性出宮，記起在四合院不太舒心的探訪，亦記起後來的遇刺以及莫名其妙跌入一個陷阱。
而他，朝野內外樹敵無數，多少人欲除之而後快的當朝權宦……竟還活著？
詭譎的是，明明中毒加上酒氣影響，他徹底昏迷了卻似乎睡得很好，這種墜進黑甜鄉深眠、醒來後四肢百骸都得到充分休息的「飽足感」，已好長一段時間不曾來訪。
他太習慣失眠，即使能夠睡去，也太常受惡夢折騰，如今這一覺睡得他不禁怔愣，想著他出宮未歸都不知過去多少時辰，底下人都不知亂成何樣，但腦子裡想歸想，一時之間卻不想動。
好想就這樣待到地老天荒，純然鬆懈，無須再去勾心鬥角只為牢牢掌控權勢。
便在此際，女子與小女娃兒的交談聲透過輕紗床幃盪進他耳中，路望舒選擇定住不動，兩手仍交疊在被子上保持直條條的睡姿，耳朵已悄然豎起——
「一早天都沒亮，小苗兒就鑽出被窩尋來，還跟姨一塊兒逮到一條好神奇的大魚，此刻都過午了，瞧，累了吧？啃塊糕點也能啃得腦袋瓜直釣魚，就不信小苗兒當真精力旺盛用不完。」
女子說話的語調果然如他所記得的那樣，輕徐中滲出淺淺笑意，柔軟中帶著戲謔，彷彿心甘情願又莫可奈何地縱容著誰。
女娃兒發出模糊的哼聲，睏倦的喃喃著，「姨姨……」
「好了好了，不吃了，來，漱漱口擦擦嘴巴，姨抱妳回妳爹娘的屋子裡，小苗兒得眠好覺、睡飽飽才能長高高啊。」
「唔……」女娃兒想睡，嘴裡還含著話，囁嚅著。「爹爹不睡，好吵……壓在阿娘身上滾來滾去，娘也哼哼吵著，就、就把小苗兒吵醒……爬下小榻，小苗兒找姨姨，然後……大魚就滾下來，是很好看的美美大叔……呵……」

女子忽地噗哧笑出，跟著帶笑歎息，「苗兒啊，妳爹爹和阿娘他們滾來滾去其實是在……欸，咳咳，沒事沒事，他們那樣其實挺好，雖然吵了點，但挺好，唔……小苗兒往後再被那樣吵醒的話，就過來找姨吧，姨香香軟軟的榻子大方分給妳睡。」女娃兒發出憨笑。「唔……呵呵，姨姨的香軟榻子被美大叔睡走了，小苗兒想睡……」

聞言，女子又一次笑歎，而那位被女娃兒評價為「美大叔」的男子則禁不住以眼角餘光悄悄觀看，隔著一面輕紗，就見女子將娃子一把抱起，讓那紮著兩條麻花小辮的腦袋瓜偎在頸肩處。

「乖娃娃，想睡就睡，姨抱小苗兒回妳自個兒的榻子睡午覺囉。」柔聲低語。

「喜歡……」囁嚅。

「喜歡嗎？小苗兒喜歡什麼呢？」女子邊動作邊說話，不經意地問。

「姨姨喜歡……」

「噢？我喜歡什麼？」

「姨姨喜歡美大叔，小苗兒知道，姨姨喜歡，那我也喜歡的，就……就不怕他……不怕……」

女子朝外走的腳步陡然頓住。

她杵著好半晌，那孩子應是在她臂彎裡睡著了，才見她回過神又是一記笑歎。「欸，妳這小鬼頭也太有眼力。」

然後她再次舉步，那修長苗條的身影消失在門邊。

而輕紗床幃內，清清楚楚聽到「喜歡」二字的路督公繼續平躺在榻上，非常不明就裡，不論是思緒抑或軀體，皆僵化到難以動彈。